

中国大陆授权独家中文版全译本

黑弹

[美] 迈克·哈奇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国际)授权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黑 弹

[美] 迈克·哈奇 著

薛瑾 王莹 译

王信芳 审定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字数:230 千

1999 年 2 月第一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204-04545-9/I·820 定价: 19.80 元

目 录

第一部 颠覆	(3)
第二部 复仇	(9)
第三部 报应	(221)
第四部 传奇	(3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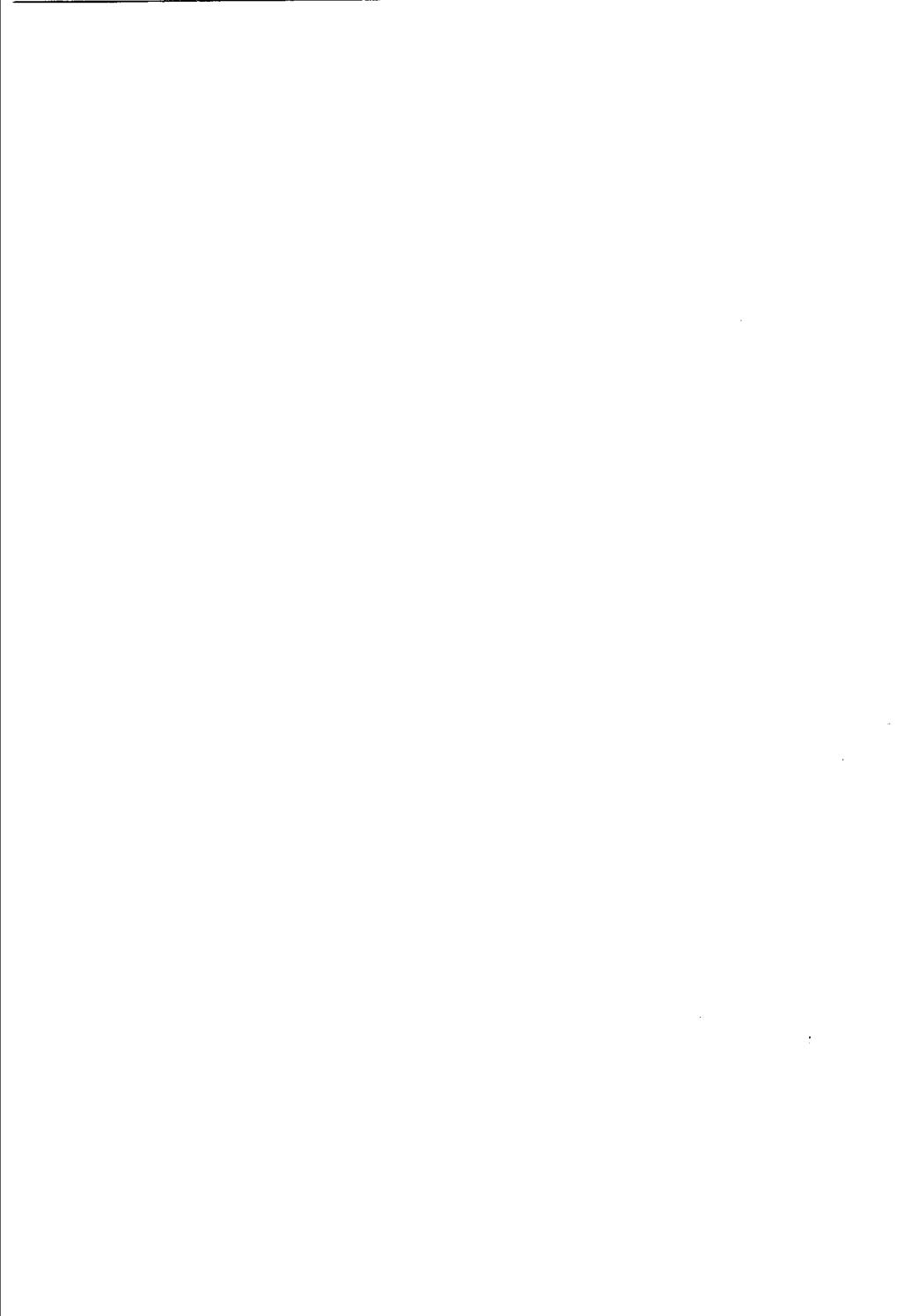
铁蹄与原子弹之间只有无情的较量

——一个造原子弹武器的疯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部 颠

覆



第一章

芝加哥 1994 年 2 月 26 日 晚 9 点 0 分 星期五

芝加哥西部一间阴森寒冷的仓库里，夕阳早已落下，月亮已经升起。月光透过肮脏的玻璃窗，仿佛远方一盏信号灯发出的微光忽隐忽现。副主祭凯伦·托夫斯基面对着教友默默地站在祭坛一侧，专注的神情显得格外肃穆虔诚。她身着一袭红色拖地丝袍，摇曳的烛光下，深浅不同的暗色给周围更增添了一股神秘的气氛。祭袍左胸的上方有一个黑色丝绣的倒挂的十字架。大祭司站在临时搭的祭坛另一侧木制小讲坛后面。他的长袍是用紫红色绸缝制的，长袍外面披着件黑色祭袍，两边各绣有倒挂十字架的标志，每个十字架下面都绣着一只羊蹄。大祭司头戴黑帽，帽子两端各固定着一只弯曲的羊角。他审视着聚集在这幢废弃建筑里祭坛前的人们，大约有 50 来个人，都坐在几排临时仓促找来的折叠椅和 2 楼上几条教堂曾用过的摇摇晃晃的条凳上。这些人中至少有一半

人是中学生，很多人都戴着“撒旦”标志，有些则别着帮派的统一徽章。大祭司的讲演主题仍是参加过这种聚会的人们所熟悉的老话题。

“还有哪位神灵比长角的‘上帝’更成功？”大祭司开始道。“回溯一下人类世界的历史吧，人们遭受的痛苦和折磨骇人听闻。仅在本世纪就有数千万人死于牢笼和奴役，死在这个邪恶的制造者手中！他们是撒旦的门徒！是魔鬼上帝的信仰者！是的，甚至在最文明的社会，所谓的文明开化社会里，每时每刻都有谋杀发生。”说到这里，他的嗓门一下子提高了八个度，变得异常激动，边说边举起双手在头顶挥舞着。“黑色瘟疫就是上帝成功的杰作，你们明白吗？这就是历史的倒退。看看报纸吧，肺结核、癌症、爱滋病一直在困扰着我们。疾病和饥荒是魔鬼上帝的拿手好戏，战争简直是他股掌中的玩具，还有比这一切更成功、更出色的吗？谁能否认邪恶不能战胜善良？好人能滥杀无辜吗？不能，因为他是善良敦厚的好人。邪恶者之所以手握人生的生杀大权，只因为他是个恶魔。这就是力量，那以偶蹄为象征的长着角的上帝正是这种力量之源。”

黛安·本恩和戴维·梅耶坐在第二排。凯伦曾劝他们加入她所在的这个非法组织。梅耶是凯伦的情人，黛安是凯伦为她的组织在城里四处网罗撒旦追随者时新结识的朋友之一。梅耶对撒旦很感兴趣，但他不愿加入这样一个祭神组织。

大祭司正在结束布道：“魔鬼撒旦的成功向世界证明，无论在久远的过去，还是在无尽的未来，他都拥有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最强大的力量。”说完，大祭司退下祭坛。祭桌上右边立着一枚银光闪闪的倒挂十字架，左边摆着一个人的头骨，头骨旁是燃着7支长蜡烛的破烛台。大祭司站到一只巨大的银制圣餐杯旁，身后两旁各摆着一个落地烛台，烛台上也亮着7支蜡烛。烛光投射到墙上、天花板上，悠悠地晃动，让人眼花缭乱。

一个身材矮小穿着黑袍的小个子女人来到祭坛前。她面对会员解开了颈上的黑袍系带，袍子从她身体前面分开，滑过胳膊落到地板上。她一丝不挂地站在众人面前，光洁雪白，纤瘦的身体，淡红色的嘴唇和乳头，黑缎般的长发披在肩上，在冷空气中她的身体微微颤抖着。她爬上祭坛，仰面躺在圣餐杯前一动不动，宛若一尊石像。

凯伦从祭坛后的一扇门中出现了，她的胳膊下夹着一只拼命挣扎的羊羔，羊羔的前后腿被紧紧捆住。尽管它的口和鼻都用胶带封住，但微弱、颤抖的呻吟声还是不断从它的喉管发出来。凯伦帮着大祭司把祭品头朝下倒提着，正对着下方的圣餐杯。羊羔下颏喉部提前就已刮干净，露出粉红色的皮肉。大祭司手握一把细长锋利的刀子，刀刃朝羊羔的喉咙割去，刀刃切入时，羊羔拼命地挣扎。凯伦紧紧地抓住它，鲜血呼地一下从刀口中涌出，顺着羊羔的颏骨奔流直下。大祭司提起刀尖，又从胸骨上方扎下去，再朝下巴切去，横竖两条刀口恰恰是倒挂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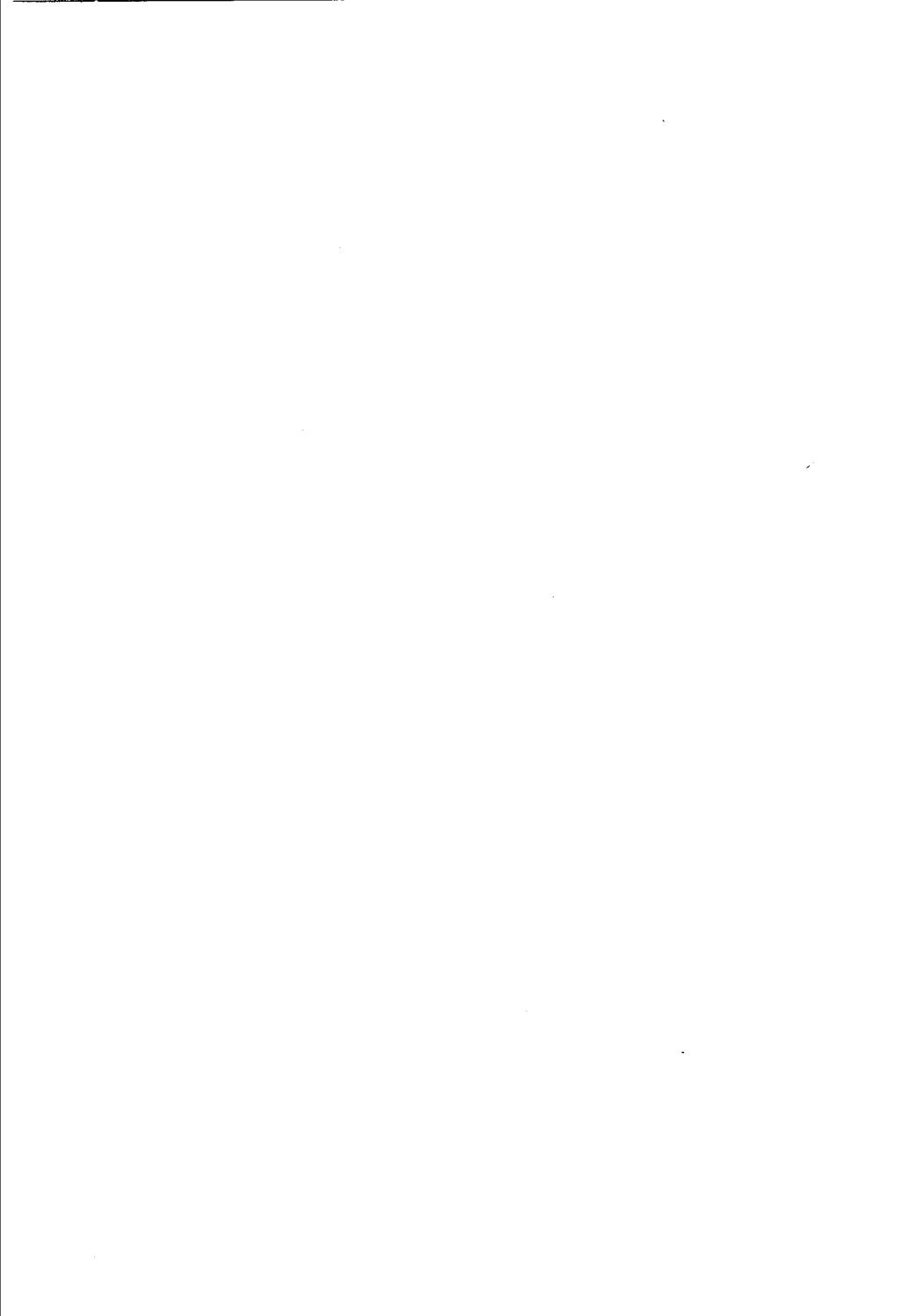
字架形状。热血流进了圣餐杯，在冷空气中冒着热气。

“看看吧！”大祭司说，随后又念道：“这个十字架。”会员们许多人站起来，以一种单调的低吟重复着他的咒语。“这就是无所不能的撒旦的化身。”在会员们低声重复声中。他便又举起刀，从羊羔的胸骨下方插进心脏，同时用左臂配合凯伦紧紧夹住仍在拼命挣扎的羊羔。接着，他将刀刃转向一边，在原来的横切口上猛捅一下，血从羊羔的喉部刀口中喷出，顺着羊羔头部和口部泻进碗内。刺鼻的血腥味在冷空气中弥漫开来。黛安和戴维闻到一股铁锈般的气味，甚至嘴里也感觉到是这种味道。黛安感到一阵恶心。凯伦和大祭司用缓慢而有规律的动作挤压羊羔的胸腔，令心脏泵出更多的血。当他们感觉血流得差不多时才松开羊羔，把它放在那个躺在祭坛上的裸体女郎身旁。

凯伦从祭坛后绕到前面，面向祭坛站定。大祭司站在祭坛后将圣餐杯举至唇边碰了碰，随后把一只精致的小银勺放入杯中，往银杯里慢慢地倒了些血，把银杯递给凯伦，会员中一些人站出来，在凯伦身后排起长队。

副主祭凯伦把银杯送到嘴边，将余热未退的鲜血一饮而尽。一道红色的液体顺着她的嘴角淌下来，滴到了祭袍上。

第二部 复仇



第二章

1994年3月11日 星期五 晚上11点55分

中学生舞会已接近尾声。戴维·梅耶的目光穿过罗巴德休茨饭店，朝酒吧的门里望去。舞会正在里面搭着藤蔓格子的棚架下进行着。一对对年轻的舞伴随着音乐轻轻摆动，这是最后一支舞曲了。梅耶约有46岁，是个披着黑色长发、留着灰色胡子的高个子男人。他很早就开始蓄须，用胡须来遮盖他脸上密密麻麻的疤痕。他穿着件有腰带的男式双排扣风衣，里面是黑色西装。这时，酒吧里人头攒动，吵吵嚷嚷。除此之外，饭店里还正开着一个商业会议。再过一会儿，学生们将去3楼和4楼他们自己的房间里去热闹。几位陪伴学生的教师住在7楼。梅耶瞧见黛安正和学生一起穿过棚架的出口，他便从酒吧边门走进大厅。不然的话，一旦教师们临时决定在酒吧前逗留，黛安有可能会看见他。

黛安·本恩预定在733号房间过夜。梅耶趁总台的

服务员转身去办公室的当儿，在台上的电脑终端查到这个记录。梅耶离开舞场对面的酒吧。穿过正厅时，他不时地抬头审视着四周，注意到10层楼上的门廊墙上悬挂着几张令人心醉的巨型东方挂毯，心想那儿可比普通中学生聚会的地方高档多了。当然，尽管它是芝加哥市郊麦道布鲁克的一个远近闻名的中学。

黛安虽然是伯克利的新会员，但她早已投身于这场活动。起初她只是受到民主社会组织里的激进分子们的影响，后来又与更激进的“气象员”组织交往。1973年她拿到学位后，便在这所中学里过着普普通通的教师生活。尽管如此，黛安却一直对激进分子的行动章程忠贞不二，并时刻想方设法在自己的言谈中体现和宣扬这种准则。她对美国即将爆发一场革命的论调深信不疑，并随时随地对这场运动进行鼓吹和煽动工作。一年前她在芝加哥洛克大街梅耶的小酒店里结识了戴维·梅耶本人。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里，这家小酒店是激进先驱们时常光顾和聚会的地方，黛安就是在那儿与梅耶和他的女友凯伦探讨过撒旦主义，凯伦是撒旦组织在芝加哥分部的狂热信徒之一。黛安和戴维也曾探讨过有关武力推翻美国政府的问题。开始，他们只是从理论上议议而已，并未打算付诸行动，黛安对梅耶十分信任，她甚至支持和协助梅耶进口违禁药品，目的是将所得利润用作革命行动的经费。他们之间保持着一种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对外密而不宣，因此，生活中的黛安扮演着双重角色，

既是市郊中学的教师，又是城市革命者。目前行动计划已制定完毕，行动日期也日益临近，她却开始对这一行动心存疑虑了。

最近几个月，戴维·梅耶感觉黛安有些不对劲，于是开始监视她。他阴险狡诈，是那种从不忽略细枝末节的人。前天晚上，他和黛安在自己酒店楼上的房间见过面，黛安走后，他发现保险柜里的一份重要文件不见了，其中包括首次行动的部分计划安排，除了他本人，只有黛安和凯伦知道保险柜密码，而当时凯伦又不在场。当晚，梅耶立即赶到郊区黛安在麦道布鲁克的公寓，他到达时黛安已经去组织舞会了，她的室友朱迪也不在。

黛安还不知道梅耶已配了她房门的钥匙。梅耶戴着手套，潜入房内。一番彻底搜查之后，他确信文件不在屋内，心里想：黛安肯定把文件带在身上。桌上的日程表上记着她那天晚上的去向。为证实自己的猜测，他拿起电话按下自动重拨键，对方的电话响了好几声，接着，有人拿起听筒说到：“这里是联邦调查局芝加哥办公室，我是佩格·威廉姆斯。”梅耶缓缓地把电话放回机座。离开之前，他去了趟地下室，打开靠近车道的一扇窗户的窗栓，然后锁住房门，车子就停放在黛安的住宅和邻居房子之间的车道上，他返回自己车里，汽车飞快地消失在夜色之中。

酒吧里。黛安郁郁寡欢地盯着面前的饮料，其他人都玩得很有兴致，唯独她呆呆地僵坐着。她已给联邦调

查局打过电话,说自己手中有些文件关系着几千人的生命安危,要求和他们见个面,把情况当面说清楚。电话线那边的人显然不似她期望的那样感到震惊,黛安只好留下姓名,并约好第二天一大早她就驾车去联邦调查局。无论梅耶或其他任何人是否对她起了疑心,这间酒吧对她来说倒是个安全的避难所。为确保万一,她在去舞会的路上停了下来,去学校复印了那份长达 156 页的文件,她把复印件装进一只大信封,寄给了联邦调查局。

梅耶看见教师们已进了酒吧,便乘电梯上到 7 楼。从电梯出来时,他双手紧拉着黑风衣的前摆,朝能看到门廊的过道走去。走到 733 号房间门口,他把一张万能脉冲卡插进卡槽,磁卡上带着的电线与他口袋中的小电脑相联,他敲了一下回车键,电脑便在卡的孔洞上显示出明暗相间的颜色,仅几秒钟,门锁“咔嗒”一声开了。他推门溜进房间,随手关上门。他先借着袖珍电筒的光线扫视了房内一周,然后打开黛安的公文包,一层一层地翻找着,文件不在里面。他又在抽屉和床垫下搜寻,终于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梅耶把厚厚的一叠文件对折起来,揣进里面黑色西装的贴身口袋里,然后径直走进浴室,在隔帘后的浴缸里等候黛安。

酒吧里。一位历史教师走近黛安,提醒她说她的脸色看上去不大好。她借口近来身体不适便离开了酒吧。她只想去她认为最安全的地方,也就是自己的房间。现